



送端午

林声华

闽西连城老家,依民俗,每逢端午节前,外婆都会拎着一大筐粽子来我家,听大人说这叫“送五月节”或“送端午”。外婆对“送端午”格外上心,距离端午还有大半个月,她就早早包好粽子,命舅舅骑自行车捎来,或是她自己坐拖拉机送来。

外婆包粽子着实要操劳一番,她要穿过蜿蜒小路,蹚过清溪,到离家一二公里外的山上背回粽叶。在这座被称为“竹叶岗”的坡上,有一大片竹林,青绿无际,箬竹叶宽大肥厚,是包粽子的好材料。外婆割下碧绿的箬竹叶,到溪边仔细清洗,一片片认真挑选。

回到家中,她把箬竹叶泡在水里,以增强其韧性。材料备齐后,就开始包粽子。外婆的手真巧啊,只见她把两片粽叶叠在一起,卷成漏斗状,将泡好的糯米和提前腌制的猪肉放进去,再一折,就把馅料紧紧包裹在粽叶里,用绳子绑牢,放在锅里煮熟,美味的粽子就出炉了。

我对端午节的关注和热情,终究是为了一个吃字。看到外婆送的粽子,我总是迫不及待打开粽叶,白胖胖的糯米和红亮亮的瘦肉,咬一口,那味道真的又香又糯。“慢点吃,小心噎着。”外婆慈爱地说,一边用手比画着,说我又长高了。

此时,母亲也开心得像个孩子,只是那时的我,未能体会到母亲的那份喜悦。后来,外婆和舅舅相继去世,母亲再没有娘家人给她送粽子,而我也长大外出工作成家,母亲开始张罗给我“送端午”。

2011年端午前,我的儿子一岁多了,父母执意要来看外孙。那时老家到厦门尚未通高铁,他们坐长途车翻山越岭,四个多小时才到厦门。

母亲手提一个大蛇皮袋,揭开层层包裹的塑料袋,开始一一“秀宝”,土鸡、土鸡蛋,当然少不了粽子和两瓶冰矿泉水。这是母亲前一天包好、煮好的粽子。担心天气热,她事先将矿泉水放入冰箱速冻成“冰块”,为粽子一路降温保鲜。

母亲小心打开一小袋东西,递给我:“还好没被压坏,这是你爱吃的。”原来是枇杷,那是父亲在院子里种下的枇杷树,味道不及外面的甜,果实也很小,但在那缺乏食物的童年,我极喜欢这酸酸甜甜的味道。

我剥开一个枇杷,放进嘴里,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端午艾

胡美云

午间休息,我接到母亲从江苏打来的视频电话。在小区做保洁的母亲,因地滑摔了一跤,左手腕轻微骨裂,不得不在家休息。我问起她的手好得怎样了,可有什么不适。母亲给的答复是:“去医院复查过几次,没什么事,药也早停了,好得差不多了,就是骨头里隐隐的还胀得厉害。”似乎为了让我安心,又补充着:“不要紧的啊,你别担心,我现在天天晚上用老家带来的端午艾泡了开水熏手腕,熏过后轻松好多,也舒服多了。”

我没有问母亲,已在江苏生活了多年的她,到哪里搞到故乡安徽的端午艾。想起许多年前我生女儿时,即使我远嫁到福建,母亲从千里之外的故乡过来照顾我时,依然未忘记带来老家的端午艾。

按照故乡风俗,新出生的娃娃第三天要用艾草小葱泡水洗头洗澡。“洗三”后的娃娃,穿上新衣,抱到祠堂里请祖。母亲问过我,知道闽南没有这样的风俗,但还是将故乡的艾草随身带了许多过来,一样为宝宝用艾草水做了“洗三”的仪式。剩下的艾草,母亲用一块旧花布包起来,反复交代:“这端午收的艾草,可是好东西,冬天泡脚,夏天点点熏蚊虫,都是好的。”

想起儿时在家,我们受凉感冒,母亲首先想到的便是端午艾。晚饭后,她会准备好木桶,放好艾叶,倒入开水,再用件旧袄盖在桶上,待到艾叶的清透过袜子熏得满屋子香时,感冒的那个孩子便按母亲的要求坐在桶边的椅子上,将凉冰冰的小脚放到木桶里。一开始水烫,母亲便在桶里放个小木凳让我们搁脚。脚下是温热的艾草水,屋里一室的艾叶清香。灶台边的母亲,边刷锅洗碗,边安慰着熏脚的人儿,语气慈祥而坚定:“你这小脚多泡一会儿啊,发发汗,艾叶水一泡,寒气就没了,感冒明天就好了。”

记忆里,端午时艾草长得最是茂盛。每年端午节一大早,去田里割艾草割菖蒲是大事。知道母亲有收集端午艾的习惯,父亲割完自家田埂边或菜地角落的艾草,碰到邻居有剩下不用的艾草,也会讨要着一起割了带回家,满满的一大捆艾草能让母亲开心一整天。父亲砍回的艾草多是带着晨露的。母亲挑出端午要用的艾草,插在大大小小的门上,剩下的就用旧衣包好,用草绳捆起来,挂在屋檐下自然风干,再找个通风的高处收着,可以用上一整年。

因为远嫁,我已多年未曾在端午节回故乡了,故乡的端午艾离我那么远,却又似乎一直未曾离开。

艾在端午

粽里有情

城市副刊特别策划

飞奔竞渡“别舸舳”

楚娟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闽南人又称为“五月节”。厦门的五月节,除了吃肉粽,赛龙舟才是重头戏,民间叫作“别舸舳”。

我第一次看到“别舸舳”,是在五岁那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1972年春,30岁的父亲参加前线公社的“绿辽”队去集美,公社把各村召集来的最强劳动力组成青年突击队,白天运土卸船石,围海垦地造田,晚上就住在靠海的工棚里。母亲一个人在家,要参加生产劳动,还要带三个幼女(三妹才几个月大),确实忙不过来。父亲回了一趟家,决定带走我,减轻母亲的负担。

一个大男人要做工,还带个五岁的孩子,可咋整?母亲放心不下,边帮我扎辫子边掉泪。少不更事的我却很期盼:阿嬷说了,“五月节”快到了,去集美就能看“别舸舳”。母亲破涕为笑,亲了亲我的小腿。

到了集美,白天父亲出工时,就把我寄在食堂。帮厨的姑娘叫阿玉,高崎人,

长得好看,性格温柔,很疼爱我。她跟我去送饭时会带上我,这样我就可以见到父亲了,这是白天最开心的时刻。

太阳下山,父亲他们收工回来。吃饭时,大家都会把碗里的肉夹给我,我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肉,小脸也一天天圆起来。

工棚里没有床,我跟着父亲打地铺睡通铺。熄灯前,是工棚最热闹的时刻。劳累了一天的叔伯或坐或卧,看我表演。我一点都不怯场,自编自演,又唱又跳……父亲满眼宠溺地看着我,假如当时有手机,他一定会拍视频给远在岛内的母亲看。

终于到了五月节,我还在睡梦中,父亲轻轻摇醒我:“娟儿,一会儿要带你去看‘别舸舳’。我一骨碌坐起来,使劲揉开双眼。父亲很快帮我穿上最漂亮的花衣裳,拉着一蹦一跳的我来到龙舟池边。

龙舟池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随着哨声一响,池里龙舟飞奔,岸上人山人海。我坐在父亲的肩膀上,挥舞着小手,扯着嗓子,跟着大孩子念:“五月节,扒龙

船,大人团仔(闽南话,指小孩)哗哗滚。海面一排四只船,岸顶(岸上)人马一大群。比赛开始嗒仔蠢(吹哨子),桨起浆落水花喷,拍锣拍鼓做后盾,满头面汗争冠军。”

锣鼓声、加油声、欢笑声、喝彩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大家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热闹的气氛拉满龙舟池。此后几天,一看到收工回来的父亲,意犹未尽的我缠着他,还要去看“别舸舳”。

父女俩坐在池边的亭子里,父亲告诉我,龙舟池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围海建造的,集美的龙舟赛也是他发起的,目的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以及增强人民体质。父亲还自豪地说,他十岁的时候曾在这里见过陈嘉庚亲自主持龙舟赛。五岁的我似懂非懂,但父亲说起陈嘉庚时那虔诚崇敬的眼神却牢牢定格在我小小的心灵深处。而今想来,飞奔竞渡的“别舸舳”,更是像极了闽南人“爱拼才会赢”的勇气和性格。

户插蒲艾 额涂雄黄

陈平

准备糯米、各项佐料及粽叶。先把浸泡一个晚上的糯米沥干,倒入锅里,加入适量猪油、红糖、盐、味精等,用小火炒松,再加入适量卤汤,掌握好火候;如果想吃花生或红豆,可在炒米时加入一起炒。佐料主要有三层肉、香菇、虾仁、海蛎干等。

一切准备就绪,母亲找来一张桌子,放在大厅门侧,摆好糯米、佐料、粽叶,将粽绳串在门环上,让粽绳垂下。包粽子要先放糯米,加入佐料,尽量把佐料放在中间,再填入糯米。包时不松不紧,扎紧粽叶,棱角分明。母亲还会特意为我们这些孩子包些样式新颖的小粽子。

煮粽子也有讲究,首选井水,粽子须和冷水一齐下锅;先以旺火烧沸,而后才转入小火,绵绵不息,要注意不断加水,不使粽子露出水面。刚出锅的粽子清香袭人,一串串挂在窗边,煞是好看。

如今,粽子品种繁多,可我总觉得不如母亲包的味道好。年逾九旬的母亲,指挥我们包粽子时,反复面授机宜,然而我还是尝不出儿时的味道。

当然,缺乏零食的年代,孩子最关注的肯定是粽子。端午前三五天,母亲就要

民俗的书籍,知道了“菖蒲驱恶迎吉庆,艾叶辟邪保安宁”“插榕较勇龙,插艾较勇健”“插榕勇灵灵,插艾勇身命”等谚语俗语,逐渐领略到传统民俗的魅力。

临近中午,母亲将雄黄混入酒中,均匀摇晃,用艾草、榕枝蘸之,洒向房前屋后,特别是墙角与床下。中午时分,母亲会将雄黄酒涂抹在孩子的额头、耳鼻、面颊及手心、脚掌等处,涂抹时嘴里还念念有词。我很好奇,问母亲在祷告何事。母亲只说,“团仔有耳无嘴”(意思是说小孩只听不闻不议论),这又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谜”。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叫“画额”,借雄黄以驱毒,盼望小孩能长得生龙活虎。

端午节当天,灌口老家要用粽子、菹菜卤面祭祖,翻晒衣物,卫生大扫除,准备“午时水”(当天中午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放在太阳下晒)给小孩浴身,如此希冀整个夏季不生痱子。

当然,缺乏零食的年代,孩子最关注的肯定是粽子。端午前三五天,母亲就要

千里寄粽姑侄情

云献智

水给我们煮粽子。袅袅炊烟里,房间内飘荡着芦苇叶的清香,黏米伴着水果的甜味。

边聊边等,时间过得特别快。姑给我们每人扒了一个粽子:“快尝尝,看姑包的粽子有没有比买的好吃?”我用筷子把粽子从中间夹开,黄色的黏米包裹着红色的枣子山楂、绿色的猕猴桃、黄色的杏肉,咬上一口,软糯香甜。

姑盯着我问:“姑包的粽子好吃吗?”我随意答:“姑手巧,包的粽子米香软糯,水果颜色好看,又营养丰富。”妻子在旁边连连点头:“姑包的粽子可比买的好吃多了!”

姑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咱们说定了,每年端午你们来姑姑吃粽子!”我不敢应承:“姑啊,厦门离这里几千里地,我们工作都很忙,每年端午请假回来吃粽子,怕是做不到。”姑想了想说:“那也不怕。我让邮局给你们邮。”我们并没有把这句话当真。

谁知第二年端午前夕,果然收到了姑邮来的粽子。泡沫箱底层放冰袋,上面整

整齐齐码满了大小均匀、散发着清香味的粽子。妻子感叹:“邮费比买粽子还贵,可别让老人家再邮粽子了!”

我写信给姑说,厦门什么样的粽子都有,不仅有水果的,还有猪肉、香菇、板栗的,别再花那么多邮费往厦门邮寄了。谁知来年端午前夕,姑还是通过快递,寄来满满一箱粽子,一半是水果的,另一半是猪肉的,还没吃就闻到熏肉特有的香气。我不知道该对姑说什么好,真后悔当初不该夸姑包的粽子。

这几年,每年端午前夕还是必定收到姑的粽子,不过品质大不如以前精致了,个头大小不一,包扎的有松有紧,馅料味也不如以前。

去年国庆节,姑的小叔一家来厦门旅游,在一起吃饭时,我才知道姑五年前干活摔了一跤,左胯粉碎性骨折,瘫了。原来这几年的粽子,都是姑请别人帮忙包的。因为姑希望每年端午我这个客居厦门的侄儿能吃上家乡味的粽子。听到这里,我的眼眶里一阵阵发热,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

一束艾叶挂门头

方灵

饰,绿油油的一串,煞是可爱。

芒种一过,到了端午,这段日子总是黏糊糊的,下不尽的雨水,漫长的回南天,还有成群结队出动的蚊蝇小虫,薄外套穿了又脱,脱了又穿,不小心着凉咳嗽了,妈妈就叨起那句民谣:“未食五月粽,破袋不甘放。”叮嘱着端午节后才算正式进入夏季,不急着急换短袖,小心别感冒着凉。等挂上了艾叶,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得烦人的蚊蝇也少了许多,夏天也正式到来了。

端午挂艾有何由来?端午节缘起于屈原投江,其实更早之前,就有端午驱毒的习俗。古人认为五月是“恶月”“毒月”,蚊蝇滋生,瘟疫流行,人们就注重防疫,除尘土、沐兰汤、涂雄黄,这些习俗都是为了驱毒辟邪,“插门以艾”也不例外。艾草植株味浓烈,含有丰富的挥发油,香气可祛除南方的湿气、瘴

气,叶片又是抗菌消炎、消肿止痛的良药,被民间作为保平安的象征,采艾插艾的习俗慢慢流传开来,最早记载采艾的是《诗经·王风·采葛》,“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兮兮”。细算下来,艾草也陪伴着我们有数千年之久。

“艾草门上挂,郎中不进门。”插艾也是很有讲究的,要倒悬于门上,根部朝上,似利剑长悬,祛除邪气;要在清晨挂,艾草的香味更加浓郁,驱赶蚊虫;要挂满整月,干掉的艾叶还可以取下来研磨成艾绒,包进香囊里长挂。闽南还有悬挂五种植物,即榕枝、艾叶、菖蒲、柳枝和大蒜头,俗称“五瑞”,大抵是因闽南古时的蚊蝇毒虫太过猖獗,实在不堪其扰,才想把这些芳香科植物合挂在一起。

一束艾叶挂门头,不仅是节日的仪式感,更是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沉淀,古老的传统从未离开我们的生活。

包裹千般滋味

胜春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去给邻居送粽子,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百灵鸟似的念着刚学的童谣给我听。小朋友的声音脆生生的,童谣由她嘴里读出来特别悦耳,我由衷地夸好。小朋友高兴地一边去解缠在粽子上的棉线,一边问我:“阿姨,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包粽子的呀?”望着窗外绵绵数日的“龙舟水”,我沉默了一下,“去年。”

提起我对粽子的热爱,亲朋好友都知道我每年都提前一个月开始过“粽子节”,然而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我真正学会包粽子是在去年端午。去年在我的生命中非常特殊,让我对“除了死亡,一切皆是擦伤”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恰是端午,接到医生通知,住在重症病房的老父情况危急,已陷入重度昏迷,随时可能停止呼吸。去医院探视没有知觉的父亲,回到家已暮色四合,人的心情和夜色一样沉重。

阿姨那段时间来家里帮忙,看我和母亲脸色凝重,问了情况,一时也无语。母亲慢慢冷静下来,说糯米泡了一天,粽子该包还是要包上。母亲这一生走来甚是坎坷,然而无论生活抛给她多少难题,她都咬牙接住,始终顽强。

母亲还有重要的事要做,我则跟着阿姨去厨房。阿姨指挥我洗泡在盆里的粽叶,叮嘱我,“干粽叶比较脏,晒干时会招灰,得仔细洗干净。洗完,还得煮,水里加点油和盐,包时粽叶不容易破。”我手上干着活,想着病榻上没有半点回应的父亲,心中戚戚然。

煮完粽叶,阿姨又让我捞到冷水里浸泡。炉上搁炒锅,阿姨说,咱们闽南粽子没三层肉可不香。她把三层肉煨出油,让我给她递发好的香菇、卤过的蛋、泡好的干贝、剥了壳的板栗,倒到锅里和三层肉一起红烧,烧到半熟装盆。糯米就着剩余的汤汁拌匀,白白的糯米有了油香和漂亮的焦褐色。

有技术难度的环节在“包”,左右手配合须灵活,将粽叶旋成锥形,圆锥的底部铺垫糯米,然后填进馅料,锥顶以糯米为盖,长端的粽叶下压包住锥体,整个呈三角形。粽子拿棉线系紧,以免煮的时候散掉。刚开始包时心躁手生,难免重来,一遍又一遍后,我对自己说时间够了。心慢慢静了下来,手上果然越包越像模像样。在那一包一裹里,我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万事没到最后,便还有各种可能。”我把能做的事和该做的事做了个清楚。后来,我一直和命运抗争的父亲神奇地挺过了端午,用尽生命里全部的爱和最后的力量又陪伴了我一程。

人生起起落落,处世不慌,遇事能扛,方能接得住无常。端午时节,包的是粽子,又何止是粽子,包裹的分明是生活的千般滋味,包裹的是“行到水穷处”的静气。习俗里的美食,是家国情怀,是文化传承,亦是无尽的人生智慧。

端午吃个杏

郭向东

1980年,我即将小学毕业。端午前一日,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来唤我:“向东,你早点起来,把房前屋后扫干净,我带你上街。”听说能上街,睡眼惺忪的我顿时来了精神,迅速爬起来。

我家房前屋后的空地不算小,一个人扫费时费力。干活时,我总想找姐帮忙。姐大我三岁,做事比我利索,早已是家里干活的主力。一大早就已经忙着洗衣服了,我快步走到她跟前,毫不客气地请求:“姐,帮我扫地,扫完了我们一起洗衣服!”姐素来疼我,她动作麻利地拧干手里的衣物:“走,我扫地、你清沟,垃圾先堆着,等有空了运地里肥吧。”

两人干活速度就是快,院子扫干净了,我正愁着要不要兑现诺言,姐还真懂我,她轻声对我说:“不要你洗衣服,你上街帮我买个杏回来吧。”

所谓的街,其实就是乡邻临时聚集的“圩”。临近端午真热闹,一大清早,吆喝声不绝于耳。圩上太热闹,我左顾右盼,竟忘了姐给我的任务。回家路上我才想起,忙求母亲:“给我两毛钱吧。”

“东西都买好了,你要钱干吗?”母亲颇为疑惑。“不要问,等会就知道了!”担心不给钱,我故意不说清楚,显得很神秘的样子。

母亲打量着我,最终给了五毛。我飞鹰逐兔般冲出去。顺着刚才的肉摊、艾草摊,往里寻水果摊。刚上市的新鲜飘香脆甜桃,我忍不住多吸几口,急切寻找卖杏子的摊位。奇怪,居然找不到。

突然不远处一堆黄颜色的东西吸引我,跑过去,果然是杏子。硬硬的,还挺青涩。我顾不得多想:“来,给我称五毛钱。”摊主称重时还补上一句:“你看,秤杆上翘,多给了!”确实挺多的,我装满两口袋,边跑边用手按着。

到家后,忙将大小二十来个杏一股脑都交给姐。她腼腆地笑上声:“你买这么多,花不少钱吧?”来不及回答,我背上书包急着想去上学了。

端午节当天,吃过丰盛的午饭,姐拿出杏让家人品尝,酸酸甜甜的,酸得舌头发紧,甜得满口生津。“昨天还很难,今天怎么能咬动?”我好奇地问。“她昨晚把杏放米缸里捂了一夜呢。”母亲笑着说,“你姐不知听谁说的,‘端午吃个杏,到老不生病’!”

啊,原来姐是冲着这句民间土语。姐平时不爱说话,但心里挂念着一家老少。她曾和成年人一起去离家十多里的深山砍柴,且砍得比别人少;她13岁就和成年女性一样插秧、割稻、收小麦,队里刚开始给她记4分工,后来队长看不下去,主动提至6分工,须知成年女性也只有8分工。其时,村里女性普遍识字不多,姐读五年级那年,自告奋勇充当夜校扫盲班“教员”。

家乡在巢湖南岸,巢湖水深浪急,不适合赛龙舟;端午习俗与闽南大同小异。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安家异乡,家乡许多习俗逐渐淡忘,唯有“端午吃个杏,到老不生病”的美好愿望,随岁月车轮的转动愈发清新,令人心生无限美好。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